



纪念版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

西夏史稿

吴天墀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纪念版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

西夏史稿

吴天墀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夏史稿/吴天墀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
(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:120周年纪念版)

ISBN 978-7-100-15271-6

I. ①西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—西夏 IV. ①K246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9171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(120周年纪念版)

西夏史稿

吴天墀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271-6

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插页 7

定价:116.00元



吴天墀
(1913—2004)



图一 西夏瓷器：玉春瓶、高足碗、双耳罐
(《民族画报》供稿)



图二 琉璃鸱吻 西夏八号陵出土，高一百五十二厘米，
宽五十八厘米。从这一巨大的鸱吻可以看出
西夏建筑的高大宏观。
(《民族画报》供稿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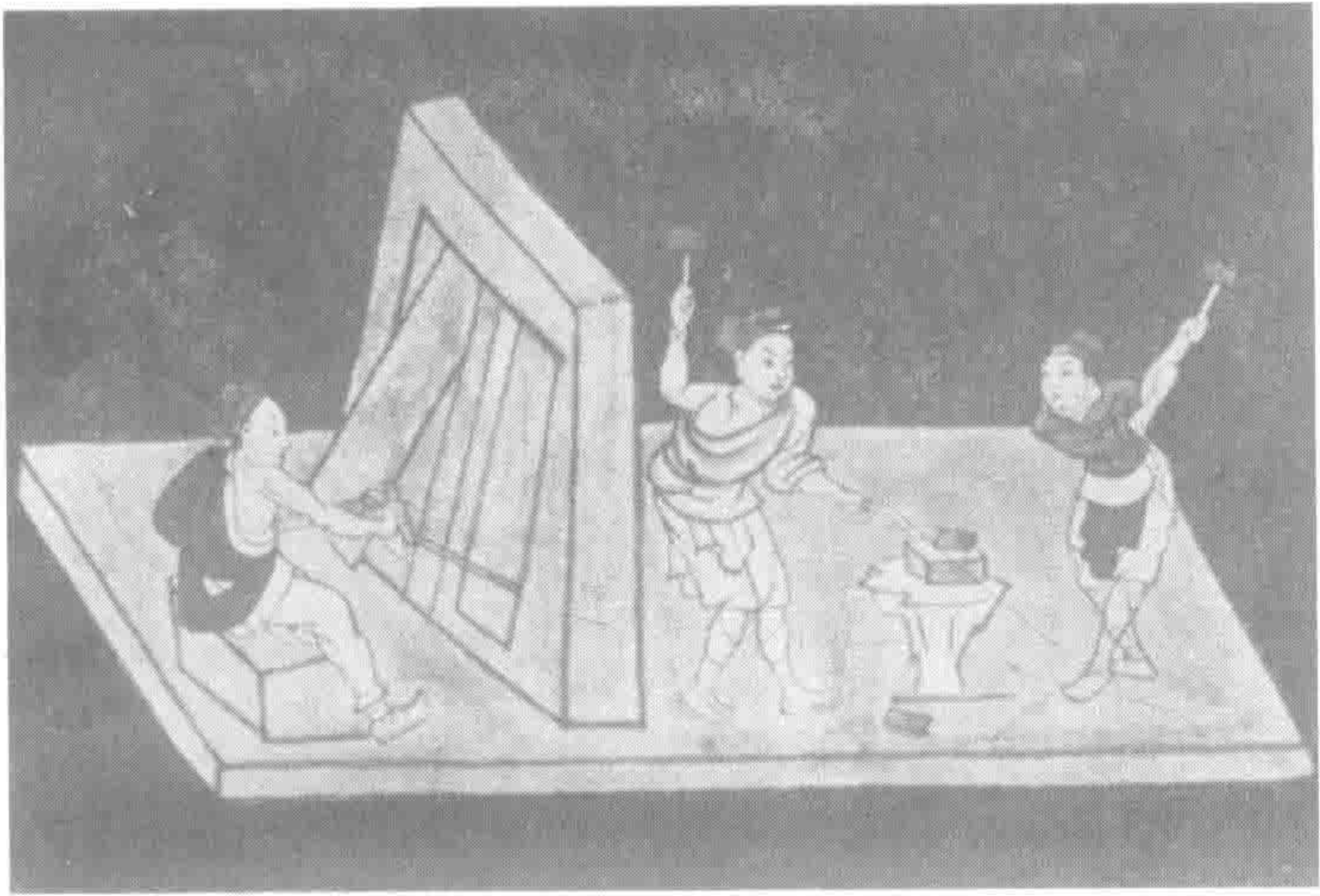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 西夏钱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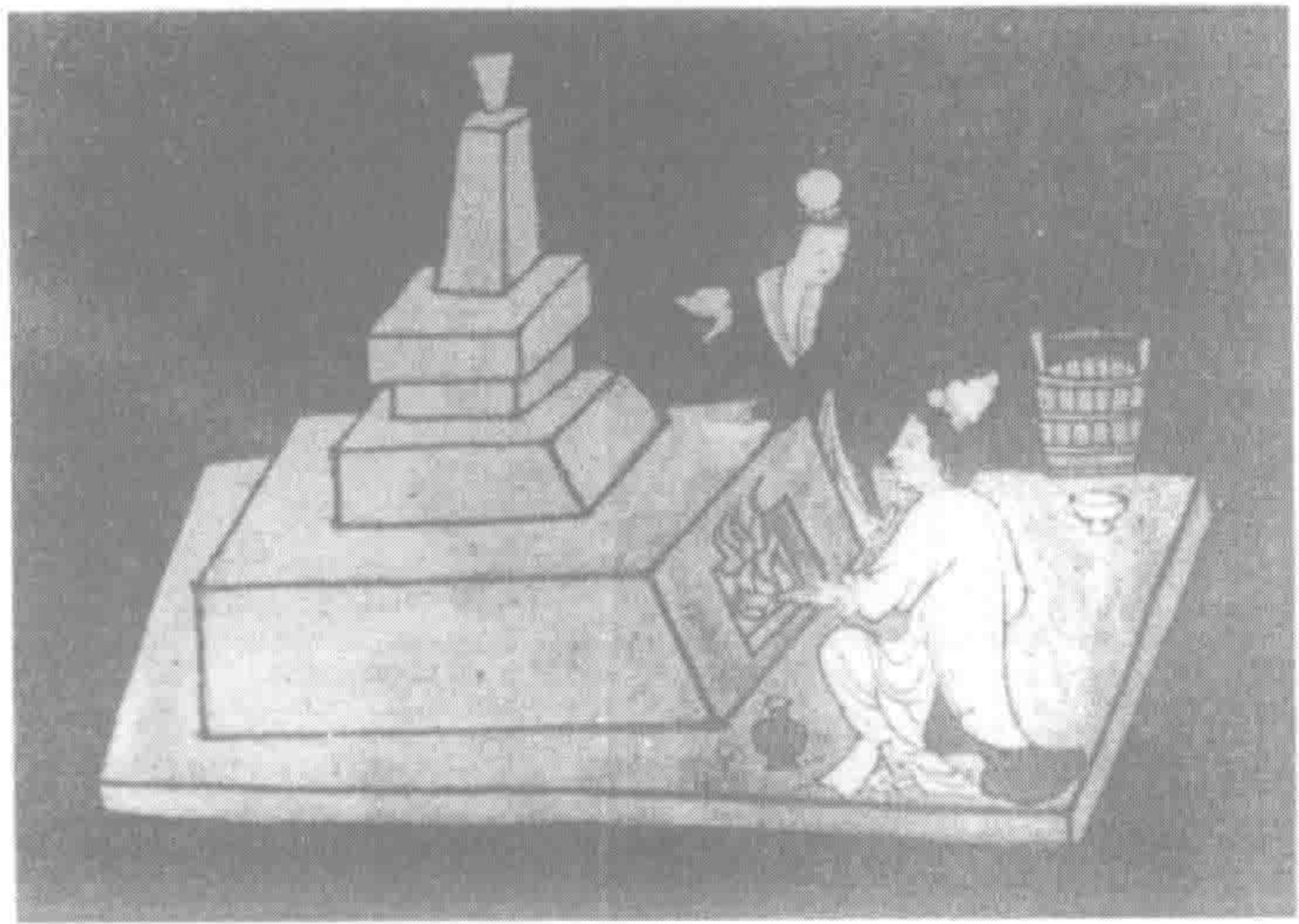
图四 哈拉浩特(黑城)
出土的西夏壁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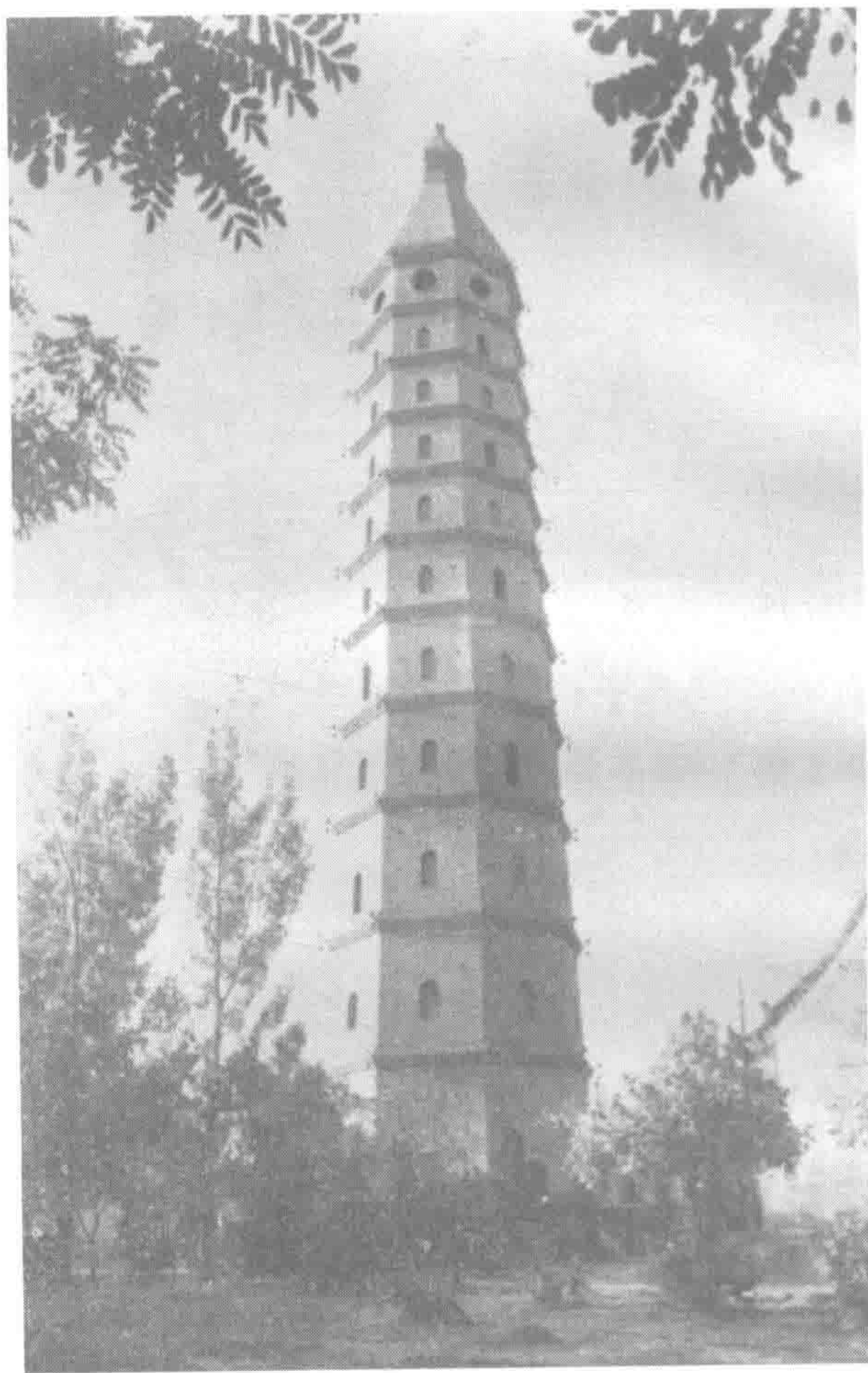
图五 安西榆林窟西夏供养人像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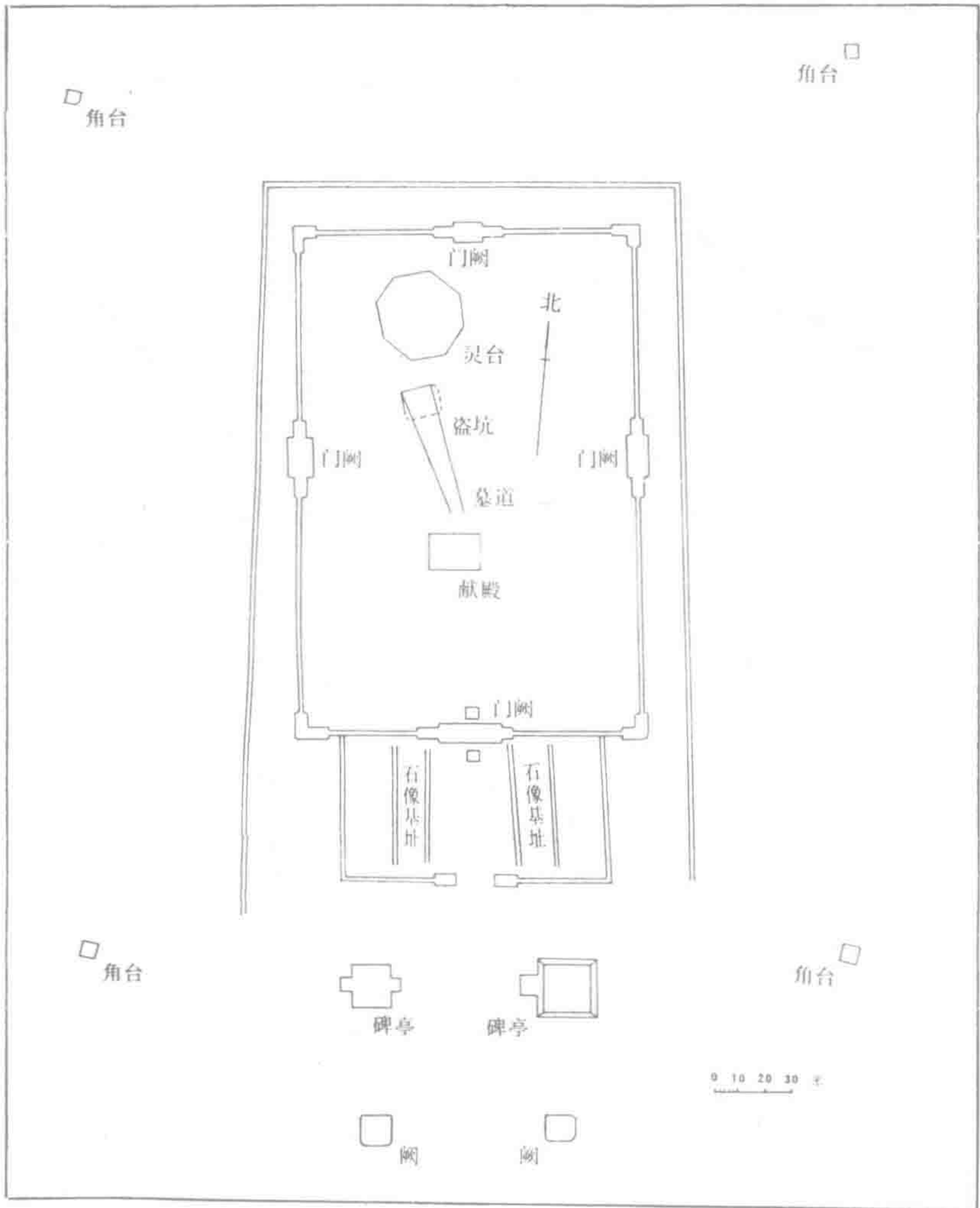
图六 安西榆林窟第四窟的西夏壁画：打铁图
(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稿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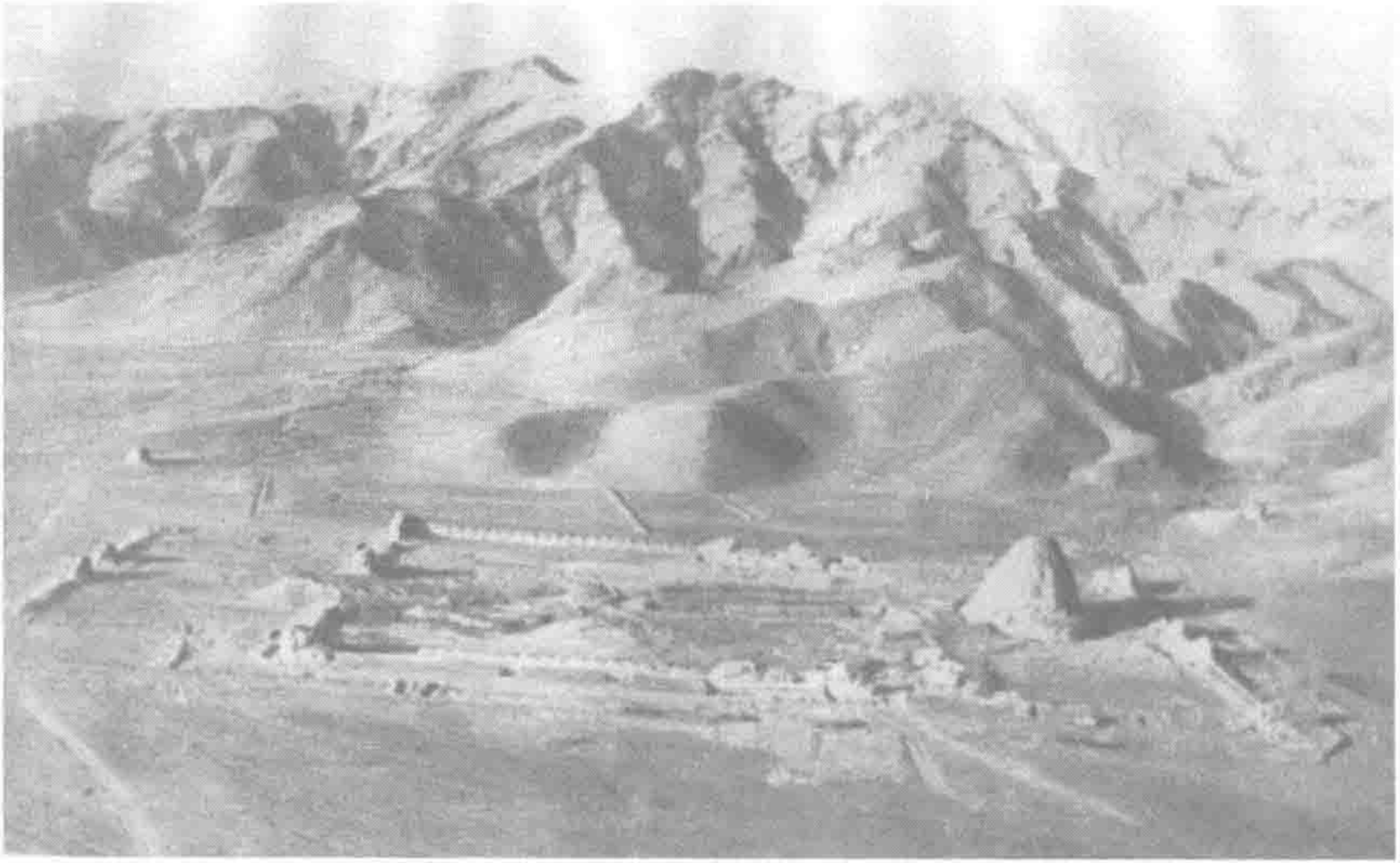
图七 安西榆林窟第四窟的西夏壁画：酿酒图
(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稿)



图八 夏毅宗谅祚(1049—1066)时建造
的银川承天寺塔
(宁夏博物馆供稿)



图九 西夏八号陵平面布局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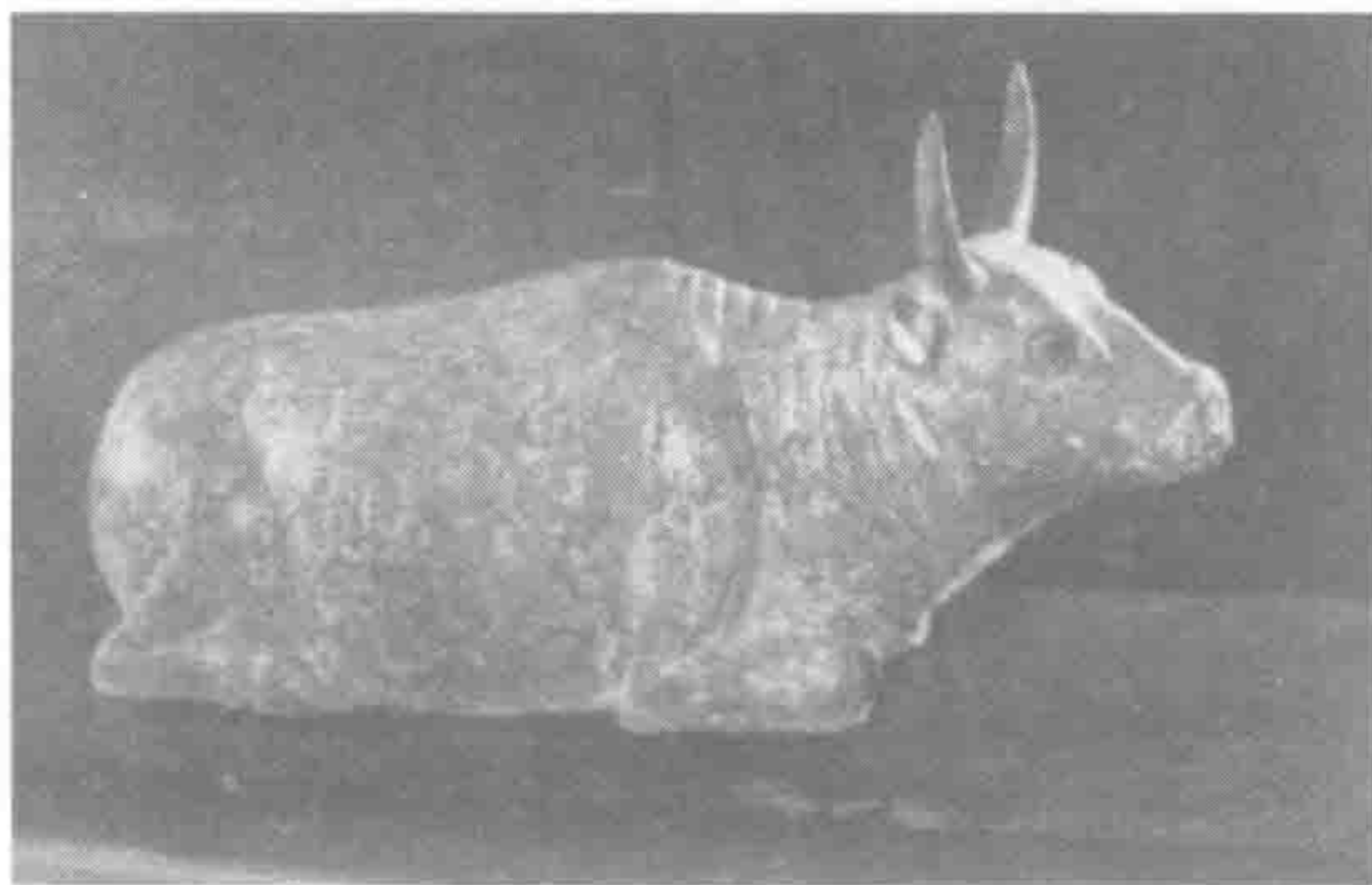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十 西夏八号陵全景

(宁夏博物馆供稿)



图十一 石雕龙柱 它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二龙戏珠为题材,构图简练,是西夏文物中的艺术珍品。
(《民族画报》供稿)



图十二 鎏金铜牛 西夏陵区一〇一号陪葬墓出土。铜身空心,外表鎏金,造型生动,形态逼真,艺术价值很高。
(《民族画报》供稿)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(120 周年纪念版)

出版说明

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,以“昌明教育,开启民智”为宗旨,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《马氏文通》,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,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。

其后,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,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,诸多开山之著、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。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,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,激动社会思想潮流,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,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。

1949 年以后,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、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,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。2009 年起,我馆陆续出版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,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,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。

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(包括外文著作),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,涵盖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

法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地理学、心理学、科学史等众多学科。意在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,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,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,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。丛书立足于精选、精编、精校,冀望无论多少年,皆能傲立于书架,更与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共相辉映,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,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。

2017年2月11日,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。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,我们整体推出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120周年纪念版(200种),既有益于文化积累,也便于研读查考,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。

“新故相推,日生不滞。”两个甲子后的今天,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。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,迎接时代的新使命,且行且思,我们责无旁贷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年11月

凡 例

一、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,为中华学人所著,成就斐然、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。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,酌量选录名篇合集。

二、入选著作内容、编次一仍其旧,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、手迹等。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,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,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,著作成书背景、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。

三、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、校阅本为底本,参校他本,正其讹误。前人引书,时有省略更改,倘不失原意,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;如确需校改,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,以“编者注”或“校者注”形式说明。

四、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,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,故不按现行用法、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;原书专名(人名、地名、术语)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,亦不作改动。如确系作者笔误、排印舛误、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,则予径改。

五、原书为直(横)排繁体者,除个别特殊情况,均改作横排简体。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,一律改为新式标

点,专名号从略。

六、除特殊情况外,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,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。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,稍加统一。

七、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,据所缺字数用“□”表示;字数难以确定者,则用“(下缺)”表示。

序

徐中舒

西夏和辽、金、宋四个政权出现于我国中世纪的后期，它的存在历时一百九十年（公元1038—1227年）。如果从其“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”（《宋史·夏国传》）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，更历时三百四十七年（公元881—1227年），比同它先后相鼎立着的辽（公元916—1125年）和北宋（公元960—1127年）、金（公元1115—1234年）和南宋（公元1127—1279年），在时间上历年更为长久。我们即使把北宋和南宋立国时间拉通计算，也不过三百二十年，仍比它少二十七年。在幅员方面，西夏领土之大，奄有今甘肃大部、宁夏全部、陕西北部 and 青海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，“方二万余里”。它长时期屹立在祖国大地上，是不容忽视的。乃元人纂修辽、金、宋三《史》时，独不肯给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的专史，只在三《史》中各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：一百一十六卷的《辽史》只有《西夏外纪》一卷，一百三十五卷的《金史》只有《西夏传》一卷，而在“正史”中最以卷帙浩繁著称的《宋史》，全书四百九十六卷，其《夏国传》也只有上、下两卷。元代史臣用以专述西夏史事的篇幅如此其少，当时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，以未被纳入一部专史之故，从此遂致湮灭亡佚，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。

清代嘉、道以来，崇尚考据之学；由经学转向史学之后，不少学者认识到西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性，于是掇拾烬余，补葺史阙，

极其辛勤地撰写出西夏专史多种问世,重要的有:张鉴的《西夏纪事本末》三十六卷,吴广成的《西夏书事》四十二卷,周春的《西夏书》十五卷,陈崑的《西夏事略》十六卷;最后,戴锡章在民国初年撰成《西夏纪》二十八卷。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,过去只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西夏历史,逐渐有了明确具体的内容,而不再处于若存若亡、若明若昧、不足轻重的状态了。同时在另一方面,有关西夏的地下资料,却又日有发现;学者们通过这些地下资料,已能认识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,并掌握其语法和造字规律。这无疑又给西夏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天墀同志多年从事宋史的钻研,在充分利用前人西夏史著述的基础上,结合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所得的西夏文物资料,披荆斩棘,写成这部《西夏史稿》,可以说是带有几分开荒性的著作。它经过两次修订和补充,做出了显著的成绩,是值得称道的。

关于本书的写作要旨,作者已在本书《前言》中有所陈述。现在只把阅读本书后的一些感受,简单写出如下三点:

第一,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本书里特别受到重视。西夏在我们祖国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权,当时跟它相鼎立着的辽、金和宋,则分别以契丹、女真和汉族为主体民族,所有这些政权的民族成分都不是单一的。比如西夏除党项羌外,就还有吐蕃、回鹘、蒙古、契丹和相当多的汉族人民。辽、金、宋政权的民族成分也都同样是复杂的。所有这些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,都是当代历史的真正创造者,都应该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。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为其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所局限,对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是完全认识不到的。以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人数